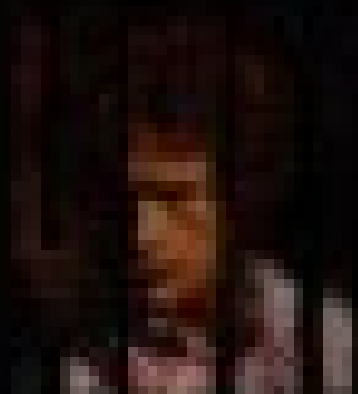




基辅怨





基辅怨



基 辅 怨

(原名《修配工》)

[美]伯纳德·马拉默德著

杨 仁 敬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FMS

The Fixer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Third printing, 1976

基 辅 怨

(原名《修配工》)

〔美〕伯纳德·马拉默德著

杨 仁 敬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 75 字数220,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400册

书号: 10100·752 定价: 0.90元

责任编辑 王俊治

前 言

马拉默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蜚声美国文坛的最著名的犹太作家之一。人们常将他的名字跟索尔·贝奥、艾沙克·辛格和诺曼·梅勒相提并论。

伯纳德·马拉默德于一九一四年出生于纽约州，父母都是俄国移民，后迁居美国。他在纽约市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一面在大学任教，一面写小说。几十年来，他的作品甚丰，风格独特，颇受美国读者的欢迎。已出版的长篇小说有《店员》(1957)、《新的生活》(1961)、《基辅怨》(1966)、《房客》(1971)、《费尔德曼的肖像》(1974)、《杜宾的传记》(1979)和《上帝的恩惠》(1983)；短篇小说集有《魔桶》(1950)、《白痴优先》(1950)和《拉姆布兰特的帽子》(1968)等。他的长篇小说《店员》和几个短篇如《魔桶》等，前几年译成中文，引起了我国读者的浓厚兴趣。

《基辅怨》是马拉默德继《店员》之后的又一力作，发表于一九六六年。这部小说同时获得美国的普立彻奖和全国图书奖，出版后不久即被改编成电影。如此备受欢迎的作品，在美国小说界是不多见的。

《基辅怨》描写了沙俄时代一个穷苦的犹太青年雅柯夫被诬告杀害一基督徒儿童而身陷囹圄的大冤案。小说通过雅柯夫含冤入狱的不幸遭遇，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专制政府的腐败、

残暴和排犹主义，反映了下层犹太人要温饱，要自由的正义呼声。小说主题深刻，形象鲜明，结构紧凑，描写细腻，语言深动，富幽默感，不失为成功之作。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雅柯夫·鲍克这个犹太青年的形象。他家境清寒，双亲早逝，从小靠自己的双手糊日子，但他既不悲观气馁，也不安于现状，他想学习，想探索人生，探索新的世界，因此他独自远离故乡到基辅去。他心地善良，天真幼稚，有一回在雪地里救了一个反犹的砖厂老板，意外地谋得个职业。他任劳任怨，忠于职守，得罪了工头普罗斯柯，后来竟被诬告杀害一个信基督教的男孩，惨遭逮捕，在狱中受尽折磨，过着非人的生活，但他不信神，不信主，不乱交代，不向暴政屈服，始终坚信他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作者从当时的社会情况出发在雅柯夫·鲍克身上倾注了真挚的同情。雅柯夫从亲身经历中最后认识到：没有斗争就没有自由，并情不自禁地喊着：“革命万岁！自由万岁！”这反映了这个犹太青年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展示了他那敢于斗争，毫不妥协的坚强性格。可以说，雅柯夫·鲍克是马拉默德所有小说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难怪有的评论家指出：雅柯夫“是美国现代文学中描写最充分的一个人物。”

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作者抓住雅柯夫冤案这一核心，揭示了沙皇官员们在办案过程中的种种腐败现象。秉承上司的意图主观臆造，以宗教偏见代替事实，用假材料当证据的检察官格鲁贝索夫深得沙皇赏识，而敢于仗义执言，深入调查，尊重事实的调查官比比柯夫却遭到杀害。从他们对雅柯夫的审讯中可以看出，沙皇是如何害怕新思想的传播，害怕劳苦大众起来反抗。他们强加在雅柯夫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正是

他们做贼心虚，妄图杀一儆百的伎俩的表演。他们蓄意制造事端，为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寻找借口。小说也严厉批评了砖厂主尼古拉·马克西姆莫维奇的虚伪，死去的男孩戈洛夫的母亲玛华的嫁祸于人和工头普罗斯柯的不良企图，但作者的矛头一直指向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沙皇独裁政府。同时，作者也客观地指出：这一切并不完全出于宗教偏见，大多数俄罗斯人和犹太人一样忍饥挨饿，受苦受难，他们並不都反对犹太人。

马拉默德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对雅柯夫在狱中的悲惨生活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大量真实而生动的细节描写，处处洋溢着感人的力量，使读者不能不关心主人公的命运，而一口气将小说读完。雅柯夫三餐的猪狗食，一日遭六次搜身，被同牢的犯人毒打，遭狱吏暗算中毒，象牲畜一样被铁链紧紧扣住……以及他的绝食、争辩和哀哭等等，都写得波叠浪涌、扣人心弦。作者详尽地揭示了这一切在年轻的雅柯夫心里引起的种种反应，维妙维肖地刻画了他的心理变化。

不仅如此，作者还运用对比手法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砖厂老板尼古拉起先为感谢其救命之恩，对雅柯夫大献殷勤，他女儿百般勾引他，后来在法院官员的记录上则反咬一口，落井下石，加罪于雅柯夫。雅柯夫被捕前后，这个老板判若两人。沙俄社会风气之腐败可见一斑！作者在叙述中常常将雅柯夫的天真幼稚和沙俄官员的阴险奸诈相对比，使人物对话具有不同性格的特色。小说文字简洁，笔调幽默，时而抒情，时而讽刺，显得诙谐生动，饶有风趣。

马拉默德还把浪漫主义的想象和现实主义的描写结合起来。末了，小说描写了雅柯夫在梦幻中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和搏斗，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但穿插

在故事情节里则显得很自然，它表达了雅柯夫的满腔义愤和誓死斗争的坚强性格，使雅柯夫的人物形象更丰满动人。继此想象而来的是激动人心的现实场面：雅柯夫在被押赴法院受审的途中，有不少犹太人站在路旁看他，有的为他痛哭，有的向他招手，还有的呼喊着他的名字。这一切说明雅柯夫并不是孤立的，他的遭遇得到人民的同情，他的斗争受到群众的支持，即使他死了，人们也不会忘了他。这个结局深刻，有力，更加突出了全书的主题。

细读之余，仍然可发现此书的不足之处：全书基调沉闷；有的沙俄官员刻画得不够丰满；对俄罗斯穷苦人的描写如能补加几笔，则小说的社会意义就更加深刻。

总之，《基辅怨》是马拉默德继承了欧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艺术结晶。小说写的虽是一个无辜的犹太青年的遭遇，但它却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它不仅深刻地抨击了沙皇专制统治的残暴和腐败，而且有力地反映了西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译者曾会见过马拉默德先生，并得到他的热情关心和帮助，谨借此表示感谢。

译者

1981年7月

1982年12月修改

第一章

1

雅柯夫·鲍克住在砖厂马厩上面的一个房间。那天清早，他从十字形的小窗口往外看，发现人们穿着长大衣往什么地方跑，个个朝着一个方向。“我很不好受，”他心神不安地想，“准是出了坏事啦。”俄罗斯人从坟场四周的大街小巷出来，冒着春雪单独地或成群地往那深谷山洞的方向赶去，有的从崎岖不平的卵石路中间跑过去。雅柯夫急忙将存放卢布银币的小锡罐子藏好，然后奔下楼到厂里，看看这阵骚动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问了正在乌黑的砖窑附近闲逛的工头普罗斯柯，但是，普罗斯柯啐了一口痰，什么也不说。厂门外有个农妇，面容瘦削，头披黑头巾，身上穿得鼓鼓的。她告诉雅柯夫：附近发现了一具小孩的尸体。

“在哪里？”雅柯夫问，“多大的小孩？”

但是，她说不知道，便匆匆走开了。

第二天，《基辅人》报纸报道：一个十二岁的俄罗斯男孩基尼亚·戈洛夫，在距离砖厂不到一俄里半的一个深谷的湿洞里被谋杀了。他的尸体是两个名叫卡基米尔·斯里万诺夫和伊凡·谢斯津斯基的男孩发现的。他俩的年纪比他大一点，都是十五岁。基尼亚死了一个多礼拜了。他浑身刀伤，鲜血都流光了。他的葬礼在砖厂附近的坟场举行之后，有个汽车司机叫里

斯特捎来一把传单。传单上指责这桩谋杀案是犹太人干的。雅柯夫仔细地看了一张，发现这些传单是黑色百人团印的。传单的封面上印着他们那个帝国双头鹰的徽章，徽章下面写着：“将俄国从犹太人手中拯救出来。”那天晚上，雅柯夫在房间里象着了迷似地读着：“这个男孩为了宗教的原因而流血牺牲了，因此犹太人可以把他的鲜血收集起来，送到犹太教堂去供逾越节做未发酵的面包之用。”虽然这是顶荒谬的，他却有点怕。他站起来，坐下又站了起来，走到窗口，然后匆忙走回来继续看报纸。他挺担心，因为他做工的砖厂恰好在卢基安诺夫斯基区。这个区是不准犹太人居住的。他在那里已经住了几个月了，用的是假名，又没有居留证。他深怕报纸上威胁要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他出生还不到一年，他父亲就在一次事件中给枪杀了——那还谈不上一次什么大屠杀呢！其实那是毫无意思的：两个醉醺醺的士兵开枪把三个在前面赶路的犹太人杀了。他父亲刚好是第二个。但是，雅柯夫上小学时，躲过了一次大屠杀——哥萨克人历时三天的袭击，第三天早晨，房屋还在燃烧，雅柯夫和其他六个小孩被带出他们躲藏的地洞。当时，他看到一个胡须乌黑的犹太人，嘴里塞着一条白色的香肠，正躺在路上一堆血迹斑斑的羽毛里。一头农民的猪紧咬着那个人的手臂。

2

五个月前，在十一月初一个温暖的星期五，第一次大雪还没有降临到这个犹太人居住的小镇。雅柯夫的岳父赶着骨瘦如柴的马和东歪西倒的车子来了。他是个瘦骨嶙峋，愁肠满腹

的老头子，身上穿的衣服快散掉似的。他看起来好象是由枯枝用鞭子鼓打的气体装配起来似的。他们两人坐在冰冷而空荡的屋子里，共饮最后一杯茶。屋里死气沉沉、凌乱不堪，雅柯夫的妻子拉伊莎对他不忠，离家出走两个月了。斯莫尔年逾花甲，嘴上蓄着乱蓬蓬的灰胡子，眼角挂着粘液，前额布满了一条条深深的皱纹。他把手伸进长袍的口袋里，掏出半块黄色的方糖递给雅柯夫。雅柯夫摇摇头。斯莫尔是个小商贩。他变成他女儿的嫁妆——他没什么给她陪嫁，只好在方便时出出力，帮帮忙。他吮了一口放糖的茶，而他的女婿则喝他那不放糖的茶。这茶喝起来味是苦的。他便埋怨生活。老头子虽然不责怪任何人，却不时地对生活评议一番，或问些不痛不痒的问题。雅柯夫沉默不语或简单回答几句。

斯莫尔呷了半杯茶，叹着气说：“用不到成了预言家就能知道你为我女儿拉伊莎的事在骂我。”他悲伤地说着。头上戴的那顶硬帽子，是他从附近小镇上的垃圾桶里拣来的，一滴汗就粘在头上。但是，作为一个教徒，他并不在乎。此外，他还穿着摆满补钉的长袍，一双干瘪的手从长袍里露出来。他的鞋子很肥大。他没有靴子，跑路穿这个，到处流窜也穿的这个。

“谁叨咕过什么？你自己在骂自己吧！你养了个妓女。”

斯莫尔二话没说，掏出一块脏的蓝色手帕，慢慢地哭了。

“那么，你如果原谅我，为什么你几个月不跟她……？能这样对待妻子吗？”

“没那么久，好象是几个礼拜吧！……”

“你为什么不听听我的恳求，去找拉比^①呢？”

“别叫他来管我的事。我也不管他的事。总而言之，他是个

^①拉比：犹太教名词。专指犹太教内负责执行教规、教律和主持宗教仪式的人。

无知的人。”

“你总是缺乏慈悲。”斯莫尔说。

雅柯夫勃然大怒，站起来说：“别跟我谈什么慈悲。我一生究竟有了什么？我有什么可给的？我生来是个地地道道的孤儿。我生下来才十分钟，我母亲就死了。而你知道我可怜的父亲后来出了什么事。如果有人为他们祈祷的话，那也是几年后的我了。假如他们在天堂门外等着，那可要等得很久很冷啦，但愿他们别再等着。我那苦难的童年是在臭气冲天的孤儿院里度过的，我好不容易才活下来。我在梦中吃，也在吃中梦。我善于学习语言，学过希伯莱文，但关于律法，我懂得不多，犹太法典我懂得更少。不管怎么说，我懂一点《诗篇》。他们教我一种手艺。我十岁时当过五分钟学徒，这我倒并不感到遗憾。所以，我就去工作——那也算工作吧！用我的双手工作。有人说我很‘平凡’，说句实话，很少人懂得究竟谁真的是平凡的。对于那些看起来象是派头十足的人，我们倒要仔细看看。卖酒贩子维斯柯夫，在我看来是个平凡的人，可他搞到的全是卢布。当他开口闭口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它们丁丁当地作响。而我自己呢，学的是不同的科目，尤其是我给抓去当兵以前，自学了一口地道的俄语，那比向农民学的要好得多。我虽然懂得不多，但我是靠自己努力学来的。学了一点历史和地理、一些科学知识和数学，以及一两本斯宾诺莎^①的书。我学得不多，但总比不学好一些。”

“虽然我们谈的大部分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我对你信任的，”斯莫尔说。

“让我把话讲完吧。我为了糊口，不得不靠双手去劳动。——

^①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个人没有本钱能干些什么？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但能干的事不太多。什么东西破碎了，我就去修配一下。当然，要是谁的心碎了，我就没办法。我们这个犹太人居住的小镇上，样样东西都是支离破碎的。如果他家的屋顶漏雨了，也许他恰好从屋顶的裂缝可窥视上帝，他还用为漏雨操心？谁肯出钱叫个人去修一下？就说他要修吧，他也不肯付钱。即使他叫我去修了，我有一半时间等于白干。如果我碰上好运气，也许可弄一盘面条吃吃。这里是从来没什么好机会的。坦率地说，我的心情很不好。”

“机会嘛，你不用跟我提了……”

“俄日战争时，我给抓去当兵，可是到了军队，战争就结束了。谢天谢地！我一生病，他们就把我踢出来了。一个患气喘病的犹太人是屑一顾的。谢天谢地！我回来后又靠我的破残的手指勉强度日。我遇到你女儿时开始去长期奔波，后来我就跟她结婚了。可是五年半以来，她不曾怀孕。她不给我生孩子，我有脸见人吗？现在，她跟着她在小旅馆遇到的一个陌生人跑了，我敢肯定说这个人不是犹太人。这已经够受的了，谁还要再受罪？我可不要人们来可怜我，也不要他们怪我这么不近人情。我什么也没有做过。这是上帝恩赐的，我清白无罪。我做孤儿的时间太长了。我在这个象坟墓一样的地方呆了三十年，所拥有的一切，就是变卖我所有的家产得来的十六个卢布。请别跟我谈什么慈悲，我实在没有慈悲可发的。”

“尽管你得不到慈悲，你对别人也要发发慈悲。我不是指钱。我是说对我的女儿。”

“你女儿不配。”

“我带她跑遍了所有城镇，她找了一个又一个拉比，可是

没有一个说她会生小孩。她身上有了一个卢布，就跑去找医生，但他们给她的回答是一样的。找拉比看还便宜些。所以，她就跑掉了。愿上帝保佑她！即使她是个罪人，她是属于上帝的。她有罪，但她太想要一个孩子了。”

“让她永远跑掉吧！”

“她做了你多年的贤妻。每次你遇到了不幸，她都为你分担了。”

“她造成的不幸，她就该分担。直到她逃跑前的最后一分钟，也许是最后一个月，或者再早一个月，她都是个贤妻。但是，逃跑就是她的不贞。她活该染上黑死病！”

“上帝，”斯莫尔站起来嚷着，“不许你骂人！”

他眼里迸出怒气，把修配工大骂了一顿，然后从屋里溜了出去。

雅柯夫只留下身上衣服，把别的东西全卖光了。他的穿着打扮，活象个农民：绣花衬衫，裤子外面系着皮带，裤腿塞进皱巴巴的高统靴内，身上披着一件农民的棕色羊皮袄。羊皮袄已很破旧了，全是补丁，有时还可闻到一股羊肉味。他随身带着他的工具和几本书：斯米尔诺夫斯基的《俄语语法》，一本《生物学入门》，一本《斯宾诺莎选集》和一本至少有二十五年之久的破旧的地图册。他用一条打结的细绳子把这些书扎成一小捆，将工具放在捆住袋口的面粉袋里，横切刀伸出袋子外面。他还用报纸卷着一点食品。他几乎没丢下什么破烂的家具——有个废品商说如果他给点钱，他就代他拿走——两套破碟子也卖不掉，斯莫尔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使用也好，砍掉也好，烧掉也好，这些东西是一文不值的。拉伊莎给了她父亲两套，这跟她自己留着没多大差别。但是，斯莫尔用一匹马和那

个车斗可换到一头挺不错的母牛。这样，他就能接管他女儿小小的乳品生意。这可能和做小买卖花的本钱差不离。他是雅柯夫所知道的买空卖空的唯一的人。他用零零碎碎的东西去换真的戈比。有时，他不用什么东西就搞到猪鬃、羊毛、谷物和甜菜，然后小批量地卖给农民鱼干、肥皂、头巾和糖果。这就是他的天才。他就靠这玩意儿，奇迹般地混日子。“给我们牙齿的上帝，会给我们面包的。”然而，从他嘴里却闻不出什么——那既不是面包，也不是别的東西。

雅柯夫是个瘦瘦高高的忐忑不安的人。他穿着松散的衣服，戴着尖尖的帽子。他的耳朵大大的，双手又脏又硬，肩膀宽宽的，满面愁容，灰色的眼睛有点闪闪亮，头发是棕色的，鼻子有时象犹太人的鼻子，有时却不象。拉伊莎跑掉后，他刮掉了微微发红的短胡须。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斯莫尔警告他说：“你把胡须刮掉，就不象你的祖先了。”打从那时候以来，他受到了不止一个犹太人的奚落，说他看起来象个非犹太人。可这既没给他带来痛苦，也没给他带来欢乐。他看起来是年轻的，但他感到老了。这一点，他并不责怪什么人，也不责怪他妻子。他只责怪自己的命不好，因而只好原谅自己。他的忐忑不安的心情表现在他的行动上。他的行动，一般比他应该做的快些。虽然考虑到他能做的事那么少，他总是做一点。他毕竟是个修配工，总不能让自己的双手闲着吧！

他将他的东西扔在没有篷盖的车斗上。车斗下面两个后轮之间挂着一只脏水桶。他看到这匹老马的外貌就打心眼里不高兴。这匹马是头光秃秃的牲畜：细长的腿，皮包着骨的棕色身躯，呆滞的大眼睛。可是它跟斯莫尔倒相处得不错。他俩相安无事，彼此无所苛求。这匹老马一高兴起来就拚命干，而

斯莫尔也往往纵容它。然而，在这疯狂的世界里，有点拖拉究竟算得了什么？反正他明天成不了富翁。雅柯夫自己生了自己的气，干吗要了这匹老弱的牲畜呢？但是，想想跟斯莫尔交换虽然不占点便宜，总比把那头母牛换给农民什么也捞不到要好一些。农民是很想要这头母牛的。丈人的血比水浓嘛。他和斯莫尔毕竟还是亲家。这里四周虽然没有火车站，赶马车的人也只是每两周为旅客跑一次。雅柯夫要是不把这匹马和车斗拿过来，还是可以上基辅去。斯莫尔打算帮他赶三十俄里左右，但雅柯夫倒喜欢躲开他，独自去旅行。他心里捉摸着：一旦进了城，就能把这匹马和车斗权当个大货车卖掉。如果不卖给屠宰夫，卖给废品商也能弄几个卢布。

那头黑乳房的牛德瓦拉正在茅屋后面的地里，在一棵光秃秃的白杨树下吃着草。雅柯夫走出去看它。这头白色的牛便抬起头，望着他走近。他拍拍它瘦削的肋腹。“再见，德瓦拉，”他说，“祝你多福！把你剩下的气力献给斯莫尔吧！他也是个穷苦人。”他想多说几句，但说不出来。他顺手拔了一把柔软发黄的草给牛吃，然后回到马车这边来。斯莫尔又出现了。

虽然他象是抛弃我的那个人，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举动？

“我并不是回来跟谁打架，”斯莫尔说，“对她做的事，我不想包庇。她伤了我的心，跟伤了你的心一样。不仅如此，拉比说她死了，我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很难受。不管怎么说，她总是我的独女。难道我们还要多死几个不成？我不止一次地骂她，但我祈求上帝不要听到。”

“好吧，我就走了，”雅柯夫说，“好好照料这头牛吧！”

“不要走呀！”斯莫尔说着，眼睛里露出可怜的神色，“你在这里呆下去，拉伊莎也许会回来的。”

“她回不回来，谁感兴趣？”

“要是你耐心一点，她就不会离开你的。”

“已经五年，快六年了，够耐心的了。我受够了。也许我可能等上法定的十年，但她跟一些不三不四的陌生人溜走了。我确实受够了。谢谢你。”

“谁怪你？”斯莫尔悲伤地叹着气。过了一会儿，他问道：“雅柯夫，你身上带了些烟丝，能让我做支烟抽抽吗？”

“我袋子里空空的。”

斯莫尔轻快地擦擦他的干手掌。

“所以，你没带，你没带。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你干吗到基辅去。那是个危险的城市，那里有许多教堂和反对犹太人的的人。”

“我一开始就受骗了，”雅柯夫痛苦地说，“我个人的经历，你已经知道了。不用说在这里住的日子，除了在军队里的几个月外，我的一切经历你都知道了。犹太人住的小镇是个监狱，从克梅尔尼特斯基时代到现在，什么变化也没有。这个小镇衰落了，犹太人也在小镇里衰落了。这里，我们全是囚犯，用不着我跟你讲。因此，我最后决定：现在是到别的地方碰碰运气的时候了。我要去谋生。我要去见见世面。近年来，我读过几本书，知道各个地方变化惊人，可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并不要求去西藏。我感兴趣的是我在彼得堡的见闻。以前谁曾想到白夜呢？但，这是科学的事实。那里确有白夜。我离开军队时，就想尽快地离开这里，但有些事把我给缠住了，包括你女儿。”

“我女儿一跟你结婚，就要离开这里，可你不愿走。”

“不错，”雅柯夫说，“那是我的过错。当时我以为这里不会再变坏下去，而一定会渐渐好起来。结果我都错了，现在够受